

佛陀沒有教條

本文以「小小戒」的問題為中心討論佛陀沒有教條的思想。佛教的經典記載，佛陀臨終時告訴阿難，若僧團同意可以捨去小小戒。但是，到底哪些是小小戒，佛陀並沒有說。於是，大迦葉說：「為免此譏，佛所未制，今不別制；佛所已制，不可少改。」

撰文／廣興法師

大迦葉的這一舉動，對當時來說也許是對的，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環境。但是，從長遠的角度來說是不利的，因為他把戒律看成是一成不變的教條，失去了它的靈活性和適應性。因此印順導師在其著作中多處對此作出批評。

佛教要適應時代的變革

「小小戒可捨」的重要意義是，以傳播佛法、續佛慧命為首要任務的僧人，不要把戒律看成是僵死的教條，尤其是小小戒。在保持佛教的原則與精神不變的情況下，佛教要去適應時代的變革。古代的大德們把握了佛陀的這種精神，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，他們大膽地做出了許多改變。比如，當佛教傳入中國的時候，為了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，中國的祖師大德們做了許多調整。因為中國人的思想與印度人的不同，認為乞食是一種寄生的生活方式，中國人更強調自食其力。如原始佛教時，佛的弟子基本上是以乞食為主，而中國僧人放棄乞食，在寺院做飯。印度時佛的弟子是不允許做挖土掘地的勞作，因為怕傷害微生物。而中國祖師們提出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，中國僧人會從事各種勞動。

其次，原始佛教時，佛陀的弟子們過午不食。但是大乘佛教國家的僧人基本上都吃晚餐。這是因為大乘佛教的僧人，或多或少都從事不同的體力勞動。再加上大乘佛教國家如中國、韓國和日本，氣候與印度的不同，比較寒冷，所以不吃晚餐很難生存。

再如，漢傳僧人所穿的衣服，已經不是佛陀時代所穿的衣服了，而是漢代的服裝。根據戒律，每一位僧人不得超過三件衣服。對於生活在印度的僧人來說，已經足夠了，因為印度位於熱帶區。但是，當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尤其是北方，由於地理環境和氣候的改變，三件單薄的衣服是遠遠不夠禦寒的。所以大德們毫不猶豫地穿上了棉衣，這樣就保證了僧人的生存。

又如，原始佛教時，佛陀是允許他的弟子們食「三淨肉」。但是，當佛教傳入中國後，中國的僧人由食肉改成了食素。這雖然與南朝的梁武帝蕭衍有關，但是，梁武帝就有那麼大的力量麼？他能使佛教改變其傳統麼？從根本上來說，中國的僧人由食肉改成了食素，它是與中國的傳統思想分不開。

這主要是由於儒家仁慈思想與孝道的影響。如《孟子》曰，「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」這是表示仁慈。又如根據儒家孝道思想，當父母親去世後，子女在服喪期間斷一切肉。佛教受儒家的影響，在梁武帝之前，有許多僧人如道安、慧遠等就是蔬食者。

不應將戒律變成僵死的教條

因此，遵循佛陀「小小戒可捨」的精神，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，大乘佛教的祖師大德們在戒律方面做了許多的修改。其目的就是為了使佛教能在其新的土壤中生存成長，而佛教的原則與精神一點也沒有變。

佛陀說「小小戒可捨」是一個精神，是一個原則，而不是指具體的戒條。因此它是靈活的，它是可以隨著時間與地域的不同而變化的。佛陀的意思很明確，他要僧人在傳播佛法時把握這個精神，而不要被那些無關緊要的具體細節所束縛。到底哪些具體的戒條是可以捨棄的小小戒，是不可以指定的，它是隨著時間、地理、氣候與環境而定。在大乘的戒律中有「隨方毘尼」。如果一定要指出哪些是小小戒而捨棄，這樣戒律又變成了一個僵死的教條，那樣「小小戒可捨」的精神就失去了。因此佛陀就沒有對阿難講小小戒的具體細節，具體指哪一些戒條。只有這樣，僧人們在傳播佛教的時候，才能夠隨著時間與地域的不同，依照佛所講「小小戒可捨」的精神，來決定哪一些是「小小戒」而進行改變。因此，捨棄小小戒的精神，本身就是不把戒律看成是教條。如果把小小戒落實到具體的戒條的話，那就失去了它的靈活性和適應性。

從以上的例子當中，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。佛陀從來不把任何教理或戒律看成是一成不變的教條，他以中道的精神指導行動，一切行爲都是爲了一個目標：獲得解脫。因此經中講道：如海水一樣，只有一個味道，佛陀的教法也只有一個味道，解脫之味。